

緣起

據傳東方大海的扶桑樹上住著十隻金烏，他們都是天帝的兒子，自混沌以來便輪流由他們的母親羲和駕車載著，途經眾多古山到天上值班照耀大地，年復一年，數萬年的光陰就這麼流逝而去，某天感到無聊的金烏們起了貪玩之心，瞞著母親同時一起上天，未料此舉竟造成大地乾裂、河水乾涸、蒼生受難。

得知此事的天帝便將有神力的箭和弓交給神射手后羿，並交代他適度的給予金烏們警告，沒想到后羿看到百姓民不聊生的景象，一時氣憤便把九隻金烏給射了下來。

儘管萬民百姓都十分感謝后羿，但他一連射傷了九個天帝之子的行為卻惹得天帝震怒，而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，也就從此拉開了序幕——

「大膽后羿！我不是交代你嚇唬嚇唬他們？你看看你做了什麼？！」恢宏大殿上，天帝渾厚的質問聲挾帶怒氣，迴盪在天宮內久久。

雙膝跪地的后羿，眼神閃過一抹無奈，雖然自己一連射下九隻金烏的確是思慮不周，太過衝動行事，但再怎麼說，今日局面完全是金烏們太過貪玩、咎由自取造成的。

「回天帝，小的本來只是要讓他們受點輕傷得到教訓，無奈刀劍不長眼，九隻金烏竟先後墜地，其中過當之處小的自然無法推責，但若不是金烏們有錯在先造成百姓民不聊生，今日之事也不會發生，還望天帝明察。」他解釋著，不過心中卻連連叫苦，明明是天帝自個兒教子無方，連要教訓孩子都派別人出馬，這下出了事又全怪罪到他身上，唉……

「還敢找理由推託！」天帝氣得吹鬍子瞪眼睛。當初就交代過他嚇唬兒子們就好，哪知后羿竟會幹出這種事！

其實他也心知肚明這一切都怪自己太寵那十個兒子，養成他們驕傲自恃的性格，才會無法感同身受凡間眾生的痛苦，逕自以自個兒的娛樂為優先，他雖打算要教訓那幾個兒子，但又各個都是心頭肉，只好讓后羿拿著神弓前去，本想以他神射手之名絕對能順利達成警告作用，如今他竟讓他的寶貝兒子們出這種事，這口氣他就是無法吞下。

大殿上兩名男子相互瞪視，雖然都心知自己亦有過失，但皆因對方的態度不佳而上火，一時間各持立場的兩人誰也無法先拉下臉認錯。

「好了，你們都別吵了。」見兩人對峙不下，羲和忍不住跳出來說話。「金烏乃是天帝之子，就算是拿了神弓射中他們也傷不致死，天帝您也明知道兒子們只是墜入了輪迴池，您就別再氣了，依我看來，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呀。」

「墜入輪迴池？我記得當時他們明明墜落大地後，隨即消失不見了呀……」后羿一愣，那為何自從那日起，天上就只剩下一顆太陽？他一直以為金烏們神形俱滅了，難道神族子弟也會輪迴轉世嗎？

像是洞悉他的疑問，羲和溫柔的為他解答，「我那群兒子八成是玩瘋了、太過輕敵，一時不察才會被你嚇了一跳，應該只是受了點小傷又誤打誤撞跌入輪迴池，

不要緊的。」

后羿微瞪大眼。原來金烏們明明就沒事，那天帝如此生氣又是在演哪齣，未免也太寵兒子了吧！

「他們就是因為無法苦民所苦才會引發此次事件，既然他們墮入了輪迴池那正好，我覺得應該讓他們去人間歷練一番，體驗人生百態，甚至接受人類最珍貴的資產，也就是愛情的考驗，從中學習如何珍惜重視一個人，如此一來，他們才能夠真正明白自己當初犯下多大的錯，也才能以此為鑑。」羲和是個嚴母，對於兒子們擅自出動在人間闖下大禍一事，她心知自己絕不能再任由夫君縱容他們了。

「他們都已經被神箭所傷又墮落了，應該都已受到驚嚇，若再懲罰他們豈不是太說不過去，我倒覺得那小子才該好好嚴辦……」天帝不捨的開口，說到一半又睨了后羿一眼，意圖非常明顯。

「不行，這是個難得的機會，你別再寵著兒子們了，我已經決定要讓他們去歷練一番了……只不過那幾個孩子也真夠令人擔心的，若有人能在旁協助輔佐他們就好了。」羲和堅持道，不過最終仍忍不住有些擔憂，畢竟身為母親，她還是會放不下。

「既然如此，不如讓小的來吧！金烏們遇到此事我也責無旁貸，若能盡到一份力量彌補，小的定會全力以赴。」自請重任的后羿，其實也是很有責任感的。

「那就讓他先下凡去等著吧，不然要是跟不上咱們兒子出生的時間，就算是特別選了哪一個也沒用，這事我自有安排。」

語落，天帝不等身邊兩人發表意見，隨即甩袖一揮，萬道燦金光芒霎時包圍了后羿，將他形成一道金圈，接著在嗖嗖聲中又分裂成九束光箭，以驚人疾速四散俯衝進了雲霄。

羲和見到這一幕，以奇怪的眼神盯著自己的夫君，「天帝，您這是做什麼？」

「嘿嘿嘿，這小子嚇著了我兒子又頂撞我，要是不整整他我這個天帝的臉要往哪擺，既然他都自願要去輔佐兒子們了，那只要讓他多幾個分身一起下凡，就可以同時讓后羿那小子輔助九個兒子呀，哈哈哈——」

隨著天帝的笑聲，即將墜至人間的后羿莫名感到全身一陣惡寒，他倏地睜開了眼，發現自己躺在地上，有個眼眶含淚的小男孩直盯著他，哽咽的說：「后意姊痛不痛？姊從鞦韆上摔下來了。」

欸，他看見這小鬼身上有金光，他就是金烏？看起來很乖嘛，應該不用他多費心。

「我沒事……」他笑咪咪的開口，卻驚恐地發現自己發出小姑娘般的甜軟聲音，不禁顫抖著坐起身看了看自己，是裙子……他穿著蓬蓬裙！

那個混蛋天帝居然讓他附身在一—后羿氣急敗壞地跳起來就跑，想找面鏡子確定事實是不是如他想的恐怖，不料，他一腳踢到小石子，整個人竟往前撲跌出去，以頭著地……

就這樣，附到女孩身上的后羿雖然找到了他要輔佐的金烏，卻在那一撞後，忘記了一切，只記得要幫助某人得到幸福。而早已落入凡間的頑劣金烏也將遇上能克制他的天敵，讓他學會愛的對象，一段段愛情考驗就此展開……

楔子 撞到大禮

二十公尺寬的大道上，沒什麼車子來往，就連人影也沒見到半個，因為這裡是僻靜的郊外，目前正在進行都市更新計劃，放眼所及只有荒煙蔓草，還有……一輛龜速的機車。

機車以行人可以追上的速度，從大道後方往前而去。

騎士戴著全罩式安全帽，鏡面翻起，可見男人濃眉大眼，然而此刻那雙大眼失焦得快要變成鬥雞眼，眉毛用力地往上挑，卻拉不起已經垂下去的眼皮，眼看他就快要被周公召喚走，身上的手機突地響起——

靈魂瞬間重回身體，燃亮了黑白分明的大眼。停下機車，快手摘下安全帽，掏出手機。「后意后意。」他笑意喃喃，沉嗓悅耳。

摘下安全帽，他隨意地撥了撥劉海，一頭俐落短髮隨即乖乖歸位，餘暉映照在他年輕的臉龐上，勾勒出他好看的輪廓。那是張介於青澀與成熟之間的臉龐，像是朝陽般充滿活力，正要綻放光芒。

「陽陽，你現在在哪？」手機那頭是道溫潤的女音。

「妳要幹麼？」范承陽笑柔了黑眸。

許后意是他論及婚嫁的女友，兩人算是青梅竹馬，從高中一路交往到現在，已經進一步討論未來的計劃。

「我問你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？」

「嗯……」范承陽動作俐落地從腳踏板上的公事包，取出他的萬用手札，查看上頭的備忘錄，搜尋著七月十三上頭是否有重要記事，然而上頭空空如也。「沒有啊……黑色星期五，今天有什麼重要的事？」

后意對於紀念日非常在意，好比告白紀念日、交往紀念日、初次親吻紀念日，還有……反正各式各樣的紀念日，大概就佔了一年的十分之一天數。

而那些紀念日，他總是很難記住，所以他都會記在備忘錄裡頭以防萬一。

「豬頭陽，今天是你生日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給我早點回來，我跟梅姨在家裡等你。」

「嗯……可是我還有兩個客戶要跑，一個是預定今天要簽保單的。」他翻閱手札確認時間。「另一位張先生，我是跟他約了八點要談保單……現在已經六點多了，所以我回到家可能……」

「我管你，反正七點給我回到家。」那頭不容置喙地道。

「……七點？」他看了看四周，實在不太敢告訴她，光從這裡騎回家，恐怕就已經超過七點了。

「對，你這陣子實在忙得太誇張了，每天早出晚歸，你以為你是鐵打的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沒有可是，最晚期限是七點半，要是你沒到家……哼哼哼，你等著瞧。」

「后意……」他喊了一聲，但那頭的人很瀟灑地掛上電話。

范承陽頭痛地嘆口氣，收起手機，戴起安全帽，思索著要如何魚與熊掌兼得。

服完兵役後，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壽險業界，雖然沒有底薪，可相對的抽成比較高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覺得這是一份可以幫助人的工作。

騎著車繼續往前走，腦袋繼續轉著。

下個月要還的貸款、給梅姨的家用，這個月的房租、水電費都還沒繳，而這個月的預定目標尚未達成，還有上個月的結算表、兩個下屬的件數……

他一心數用，滿腦子轉的都是生活與工作，原以為把腦袋塞滿就能暫時趕走瞌睡蟲，但是誰知道瞌睡蟲如此堅忍不拔，依舊佔據他的腦袋，甚至開始蔓延到他的四肢百骸。

他知道他在騎車，所以他很用力地張大眼，可是挑動的卻只有眉毛，眼前的視野只剩下一片柳葉那般薄，就算他再拚命告訴自己要清醒，但身體還是背離了他的意志，很乾脆地連一片柳葉的視野都不留。

然後，他的身體劇烈地晃了下，他聽見了砰的一聲，身體被拋了出去，隨之而來的是身側撞擊地面的痛，這下子可是徹徹底底地把瞌睡蟲給趕出體外了。

他迅速地爬坐起身，除了肩部的痛楚之外，還有掌心……看著掌心磨破淌血，他瞬間想到他的愛車，趕忙回頭察看，卻見他的車躺在一輛跑車旁，車輪就壓在一雙黑亮的皮鞋上……

不，重點不是皮鞋，而是人的腳！再往上看，破損的西裝褲竟滲出血來。

死了，他撞到人了！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！」范承陽忙不迭地道歉，而抬眼的瞬間他很誇張地倒抽口氣，只因那人實在是漂亮得……他找不到話可以形容。

烏亮的長髮整齊束在腦後，露出立體又出色的五官，眉濃如墨，長睫濃纖讓那雙深邃眸子更顯妖冶美麗，要不是一身黑色西裝襯出他的氣勢，他幾乎會以為他是一個女人，一個高大又俊美的女人。

是說……他的表情為什麼那麼震驚，像是見到什麼人間慘劇？

疑惑之際，眼角餘光瞥見略有凹陷的車門，再緩緩看向那車的流線造型……如果他沒猜錯，這輛跑車好像是法拉利耶。

完了……如果他是車主，他也會一臉震驚呀！

第一章 小陽落難

「……法拉利？」

「嗯。」

走在醫院的長廊上，范承陽的上司黃宥楷驀地停下腳步，萬般震驚地看著他。

「那車……傷得如何？」他問得小心翼翼，就連聲音都變得輕淺。

黃宥楷穿著一身條紋西裝有型又雅痞，加上那特別抓過的髮型，以及輪廓深刻的五官，出色奪目得讓走過長廊的病患和護理人員頻頻回頭注目。

「車門有刮傷和凹痕……」范承陽說著，覺得今年的生日大禮好可怕。

就知道黑色星期五絕不是什麼好日子！

法拉利耶！一扇車門板金加烤漆要多少錢，他已經不敢算了！

「哇……」黃宥楷輕點著頭，唇角抽了兩下，拍了拍他的肩。「沒事的，不要擔

心，通常開得起這種好車的人，肯定有錢，所以……不要擔心賠償問題。」范承陽完全笑不出來。黃宥楷是他的直屬上司，更是 TR 壽險公司的業務經理。無可救藥的樂觀，是他能夠在三十歲就坐上業務經理的因素之一，就連招攬新進員工，他都將樂觀積極設為必備條件。

他自認自己也具備這些條件，可是經理毫無道理的樂觀，真的讓他望塵莫及。

「對了，那個人傷得怎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他被送進急診室後，我急著要聯絡你，後來才知道他被轉到其他地方作檢查，我剛剛問過急診室的護士，她說那人現在應該是在 VIP 病房裡。」

「VIP 呀？」黃宥楷搓著沒有半點鬍鬚的下巴，笑意更濃。「了不起，你撞上大人物了，他肯定是個大老闆，要是能拉到他公司的保險，你這下就賺翻了。」

范承陽抽動眼皮，覺得很想打開這人腦袋瞧瞧內部結構。

他現在只想解決後續賠償問題，找經理來，那是因為經理的人面極廣，再加上他能言善道，曾經幫客戶處理過許多車禍的賠償金，才會央求他幫忙。

樂觀是經理的長處，可是少根筋是經理的最大缺點呀！

可不可以不要少根筋到這種地步？賠償問題都還沒談，已經想到他可以拉保險兼賺翻……他的腦袋到底裝了些什麼？

「對了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黃宥楷拉著他快步走向 VIP 病房。

「樓聿皇。」

黃宥楷再次停下腳步，那寫滿震驚的臉教范承陽看得心驚膽跳，忙問：「經理，你認識他嗎？他是個超級大老闆？！」而且是冷血無情，對人沒有半點憐憫，只要有人惹到他就告到死的那一款嗎？

黃宥楷靜靜地注視著他，突地咧嘴大笑。「承陽，你的運氣真的是霹靂無敵好，連他也撞得到。」

「經理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他艱澀地嚥了嚥口水。

經理笑得好開心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狀況，只覺得好害怕。他有一筆債務尚未還清，而且他還在計劃結婚……現在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七彩藍圖已經被這筆即將到來的債務給蒙上陰影了。

「別怕別怕，經理罩你。」黃宥楷笑呵呵地往他肩膀一勾。「走！」

兩人來到 VIP 房，敲了敲門。

不一會門開了，應門的是一位護士。「請問兩位是——」

「我是傷患的朋友，他是撞到傷患的凶手。」黃宥楷朝護士溫柔笑著。「可以麻煩幫我們通報一聲嗎？」

護士羞怯地垂下臉。「好，請稍等。」她快步走進裡頭，一會又走來。「樓先生請兩位進去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黃宥楷紳士地朝她頷首，一雙電眼把人電得七葷八素。

護士羞得輕點頭，小臉漲得紅通通。

范承陽沒心情看他家經理如何電暈小護士，因為他心情忐忑，想到後續賠償，他就覺得他的人生已經變成黑白的。

然而，該面對的還是該面對，走進 VIP 病房內，樓聿皇躺在偌大的病床上，左側的落地窗外，有個男人站在陽臺上抽菸，外型極帥，髮型微亂，有幾分落拓不羈的氣息，一看到他和黃宥楷就逕自轉過身去。

而床邊還站了個人，西裝筆挺，頭髮往後梳，露出飽滿額頭，一雙狹長的眼正銳利地看著自己。

范承陽深呼吸一口，準備好好地道歉，表現出他最大的誠意，希望對方可以不要太刁難自己。

但話都還沒出口，黃宥楷已經自動自發地走到床邊，笑問：「聿皇，怎樣，傷得嚴不嚴重？」

范承陽不禁微揚起眉……難道說經理跟他很熟？如果是這樣，那就太好了。

「X 光片上指出我的脛骨有裂痕，外傷縫了十針，需要住院觀察，你認為這是好還是不好？」樓聿回答著，可漂亮的黑眸直睇范承陽。

「小問題嘛。」黃宥楷笑呵呵地道，彷彿縫了十針就跟被針扎到一樣微不足道。

「倒是……你到底是怎麼被撞的？」

「你應該問他吧。」他的眼緊緊地盯著范承陽不放。

「我……」范承陽想開口，卻被黃宥楷打斷。

「我問過了，他呢……剛好有沙子跑到眼睛裡，所以就眨了眨眼，結果就這麼撞上了。」黃宥楷當然知道范承陽是疲勞駕駛，但善意的謊言是調解仲裁必備的。

「但我看到的是他閉著眼睛從對向車道撞過來。」

「這就是你的問題了，他從對向車道撞過來，那麼一大段距離，你居然不閃？」

黃宥楷話一出口，范承陽嚇得倒抽口氣。

「聽起來好像是我的錯。」樓聿皇似笑非笑地看著他。

「不是。」黃宥楷把尾音拖得長長的，笑得促狹道：「我只是好奇你平常外出，盛禮都會跟在你旁邊，要不然至少大東也會跟著，你今天為什麼會獨自外出，還剛好站在車外發呆被車撞？」

「需不需要讓盛禮給你看我每天的行事曆？你是我老媽啊？我做事還得跟你報備不成？」樓聿皇冷哼了聲，再將目光挪移到范承陽身上。

那眸光銳利如刀，上下打量，范承陽有種猶如被 X 光掃描著的感覺。

「問問嘛。」黃宥楷乾脆坐到床上。「那賠償要怎麼喬？」

「關你什麼事？我還沒問你為什麼知道我在這裡。」樓聿皇不耐地將他推開。

「當然關我的事，我的下屬出了事，我這個上司當然要想辦法幫他。」

「你是他的上司？」他微愕。

「你看，多巧。」黃宥楷笑呵呵的，不理會對方趕人的動作，反倒還黏過去，往他肩頭一勾。「不要太為難我的下屬，他年輕有為，是我們公司第二個在三個月內就升主任的，這麼有幹勁又熱情的年輕人當然要好好照顧嘛，那個賠償……打個折扣吧。」

樓聿皇揚起眉，笑得有些不懷好意。「你知道法拉利一扇車門板金加烤漆要多少錢嗎？」

「你又不缺錢。」黃宥楷嘖了聲。「你好意思跟我們拿那些小錢嗎？」

「你還真敢說。」

「我有說錯嗎？」黃宥楷笑嘻嘻的。「況且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真的很愧疚很抱歉，你沒看到他臉都抬不起來了嗎？不要為難他啦，他有經濟壓力，你要是把他逼到跳河，我就死纏著你直到你賠我一個。」

樓聿皇聞言，垂下長睫，狀似考慮著什麼。

「宥楷，你這種說法好像我家 Boss 被撞是活該。」站在床邊的機要祕書盛禮終於忍不住開口。

「盛禮，你明知道我不是那個意思，而是有時候得饒人處且饒人，這不也是功德一件？況且所謂賠償也可以用別的形式，不一定非得要錢嘛，你要知道有時候光是一塊錢也可以逼死一個人。」黃宥楷說得頭頭是道，循循善誘外加一記回馬槍，教盛禮走到一旁，不想理他。

「經理，可以賠償啦，只是……如果可以分期付款……」范承陽低聲道。

「我不缺錢。」樓聿皇突道。

「就說了嘛。」黃宥楷一副好麻吉地拍著他的肩。

「不過我缺人。」

黃宥楷聞言，不禁眨了眨眼，看向范承陽又轉回，微皺眉低聲說：「他可不是迷途小羊呀，你這惡魔牧羊人。」

「管他有沒有迷途，管他是人還是羊，我要定了。」樓聿皇笑瞇眼小聲回道。

黃宥楷不禁怔住，不懂對方這執著是從哪冒出來的，但不管怎樣，他可得把關鎮守范承陽的貞操不可呀。

他和樓聿皇之所以熟識，那是因為他是樓聿皇經營的「M BAR」的老主顧。而 M BAR 是什麼地方？那可不是尋常人踏得進去的，那裡採會員制，且會員都做過身家調查，得品行良好、雄厚財力才行，而裡頭說白一點，就是高級的男娼館。

再說白一點，他和樓聿皇都是同志，只對男人有反應！

「他預定年底要結婚了。」他低聲道。

「聽起來還不錯，說不定那時我就膩了。」

「喂……」可不可以有節操一點？

真是古怪了，這傢伙明明不對直男下手的，這到底是在堅持什麼？

樓聿皇玩得很兇，可是同志圈裡都知道的事，換伴就跟換衣服沒兩樣，他的小太陽怎能落進這等魔頭手裡？

「要不然就叫他賠我一百萬。」

「喂！」

「價錢很公道。」

公道個鬼！黃宥楷瞪著他，暗惱他為何偏偏看上了范承陽……賠錢事小，賠身就事情大條了！

正要開口討個轉圜餘地時，站在陽臺上的男人走進病房內，淡聲道：「聿皇，我

改天再找你談設計圖的事。」

「成蔭，不好意思，改天請你喝酒。」樓聿皇擺了擺手。

「不會。」柳成蔭朝他微頷首，瞥見黃宥楷雙眼發直地看著自己，不禁皺起眉頭，轉頭就走。

「喂，他是誰？」黃宥楷抓著他追問。

樓聿皇邪惡的挑眉，「幫我搞定他，我就把成蔭的名片給你。」

黃宥楷難以置信地看著他。「你認為我是個見色忘友的下流傢伙？」他看起來像是會出賣朋友，換得伴侶的人嗎？

可是剛剛那人帥得好有型，帶著藝術家氣息，就連那不耐轉頭的表情，還有那挺拔的背影……該死，那冰山美人型完完全全是他的菜！

「這個嘛……」樓聿皇笑瞇眼。「你只有一次機會，宥楷。」

黃宥楷聞言，立刻轉頭，「承陽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聿皇受傷的這段時間裡，在你的工作時間外撥空照顧他？」

這答案，讓樓聿皇笑意加濃。

「那賠償問題……」一直看著兩人竊竊私語，而内心忐忑的范承陽不安的說。

「不用，只要你在這段時間照顧我就可以了。」樓聿皇笑道。

范承陽簡直不敢相信，這麼天大的事，居然連一毛錢都不用？！「謝謝你，對不起都是我不好，害你受傷，在你復原之前，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地照顧你。」

「我才該謝謝你。」樓聿皇笑得玩味。「只是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。」

「范承陽。」他立刻遞上自己的名片。

樓聿皇看著他的名片，不禁低笑。「小羊。」好名字，單純的小羊。

「小陽？」范承陽不禁乾笑。

這種叫法……他已經十幾年沒聽人這樣叫他了。

黃宥楷一把勾住樓聿皇的肩頭，低聲道：「名片。」

「下流小人。」

「你沒聽過人不下流枉少年？」他說得理直氣壯。「不過我先跟你說好，對直男出手，你自己要斟酌，別太過分。」

樓聿皇揚了揚眉，沒有回應。

他想怎麼玩，從沒人能干涉，況且這可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，要多久才膩不知道，但至少可以讓他渡過煩悶的七月。

范承陽的機車送修，古董手機也摔壞，但不用再賠半毛錢，已經比他預期得好上百倍，要他利用下班時間照顧樓聿皇，這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問題。

只是隔天到醫院，要接樓聿皇出院時，醫生特別叮囑——「腳傷的部分不要碰水，走路的時候盡量不要讓腳多施力，如果有人扶著是最好不過。」

范承陽聽完，這才發覺原來他的傷似乎挺嚴重的，於是，在樓聿皇起身時，他非常自動自發地扶著他。而樓聿皇也非常配合地直接摟著他的肩，相當滿意醫生非常合作地給予這番忠告。

辦完出院手續到來的盛禮看了兩人一眼，隨即面無表情地走在前頭。

來到停車場，將樓聿皇扶上車後，范承陽也跟著上車，由盛禮開車送他們回樓聿皇家。

「哇……」看著車窗外的公寓，范承陽不禁傻眼極了。

這地段的公寓……不是一坪百萬起跳的嗎？

更教他錯愕的是，在盛禮停好車，他扶著樓聿皇搭電梯來到了頂樓時，那寬敞又裝潢前衛的空間，讓他嘴巴都闔不起來。

光是客廳就比他租的房子還要大了呀……

一進房燈是全亮的，冷色調的布置，以吧檯隔開了廚房和客廳，滑動式的書櫃充當屏風，隔出許多空間，而客廳後方的露臺……不，那是一座空中花園，木質地板上還擺著歐式躺椅，上方的遮陽篷架是移動式的。

「承陽，要喝什麼？」

樓聿皇的喚聲，才讓他驚覺自己推開了落地窗，走到露臺上。趕忙走回客廳，連聲道：「白開水就好。」

「不喝咖啡嗎？盛禮煮的咖啡可是比外頭的還要好喝。」樓聿皇坐在沙發上，指了指已經在廚房準備煮咖啡的盛禮。

范承陽見狀，突然有些疑惑。

空調不知道什麼時候打開了，而他的機要祕書看起來很熟悉他的家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還要自己照顧他？還是說，他是給經理面子，所以才隨口說要他照顧，抵銷那些賠償？

「坐啊，站在那做什麼？」樓聿皇拍了拍身旁的位置。

「是。」他拘謹地坐下，深吸口氣，低聲道：「樓先生，真的很抱歉，害你受傷了，如果有什麼需要我做的事，請你儘管說。」

「叫樓先生太見外了，叫聿皇就好。」

「喔……好，聿皇，如果有什麼事儘管吩咐。」范承陽笑露一口白牙，卻見對方的神色有些怔忡，「你還好嗎？」

樓聿皇驀地回神。「還好，只是傷口有點痛。」

「啊……已經是這個時間了，我準備晚餐，你吃過飯後趕緊吃藥。」

「準備晚餐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Boss 家裡沒有食材。」廚房裡的盛禮開口。

「咦？那……」

「我通常在外頭用餐，要是回到家的話，通常是叫外送。」樓聿皇接話道。

范承陽遲疑了下還是道：「啊……可是，我覺得你現在身上有傷，應該要吃一點比較清淡的食物，外食在調味上都太重口味了。」

「所以你懂做料理就是了？」

「就一些家常菜。」

「我會請人準備，不過今天晚上還是請你將就一點。」真是賢惠的煮夫，穿起圍

裙的樣子，令人有點期待。

「將就？」范承陽眨了眨眼。「我也要留下來嗎？」

已經七點多了，他準備回家補過生日了說……昨天后意買的蛋糕還冰在冰箱裡，為了慶祝他大事化小，后意今天還特地要下廚說。

「有事嗎？」

「呃……其實昨天是我生日，我……」范承陽摸了摸鼻子。

「是嗎？生日快樂。」樓聿皇慢條斯理地打斷他，獻上祝福。

范承陽不是社會新鮮人，當然知道樓聿皇打斷他的用意，可是樓聿皇身旁明明有人可以照顧他，況且他也特地到醫院送他回家了，而晚餐也有人張羅，他應該可以先走了吧。「那個……因為昨天發生意外，所以今天我的家人要幫我慶祝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」樓聿皇笑道。

然而就在范承陽喜出望外的當頭——

「Boss，外食叫好了，一個鐘頭後送至，咖啡也煮好了，我先走了。」盛禮擱下兩杯咖啡，拿起西裝外套準備走人。

「路上小心。」

范承陽意外地看著盛禮就這樣走了，再回頭看看樓聿皇，就見他像是沒事人般地笑著。

「既然你有事的話，你就先走好了。」他笑著說。「我一個人沒關係的。」

聽到他說一個人也沒關係，范承陽整顆心都軟了。

他是個傷患，而且是被他撞傷的傷患……原以為盛禮會留下照顧他，這樣的話他就可以回家慶生，又可以準備一下這兩天拜訪客戶的資料，可是，現在只有樓聿皇一個人，不管怎樣都不該放一個傷患在家，況且待會會有外送來，總不能讓他拖著腳去開門吧。

要是腳傷一個不小心又更嚴重了，那該怎麼辦？

想了想，范承陽終於退讓一步地說：「那個……聿皇，我打個電話跟我家人說晚一點回家。」

「這樣好嗎？」

「沒關係，反正明天是星期日。」拿出手機，他便朝露臺走去。

看著他的背影，樓聿皇輕勾起唇，端起咖啡抿了一口。

范承陽原本打算在陪他吃過晚餐之後就要回家，但是這一頓飯……

「我自己吃吧。」

見樓聿皇一坐直身，整個人竟晃了下，范承陽趕忙托住他，讓他靠上沙發椅背。

「沒關係沒關係，我來我來。」將他安置好，范承陽夾著菜，俐落地餵他。

擺在茶几上的是五菜一湯，兩人本來是可以好好大快朵頤的，可誰知道樓聿皇卻突然頭暈，連要坐直身體都有問題。

「大概是吃藥的關係，老是覺得頭昏昏的。」樓聿皇滿嘴抱歉，臉上卻不見半點

歉意。

「沒關係的，醫生開了一些抗生素，有的人吃了真的會覺得頭昏腦脹。」說著，范承陽也不催促他，反倒是欣賞起他慢條斯理的用餐動作。

儘管面有病容，但他的舉手投足間，就是有種說不出的優雅，就像是古歐洲的皇室貴族，典雅華貴。

在他周遭，完全沒有這種類型的人，再加上他的五官……看著他微斂長睫，范承陽不禁無聲讚賞著。他的眼睫毛比后意的還長還濃，難怪那雙眼看起來那麼深邃，眼波流轉間像是會勾魂似的。

「承陽？」

「嗄？」范承陽愣了下，驚見他早已經嚼完了菜，正等著他餵。「不好意思，我……」無法解釋，只好使出經理的必殺技——乾笑帶過。

天啊，他是怎麼搞的，怎麼會看一個男人看到出神？

也許是因為他實在長得太好看了。

「我想喝點湯。」樓聿皇說。

「好。」范承陽趕緊舀了碗湯，確定不燙才餵進他的口。

「看你的動作，我覺得你好像很習慣照顧人。」

「也還好，因為我有參加志工團，每個禮拜都會到一些獨居老人家中拜訪，幫忙整理家務和餵食。」

「喔？」所以在她眼裡，他很像獨居老人？

「能照顧人是好事，只是需要再多學習一些。」

「你真善良。」善良的小羊，教他的心好癢。

「還好。」直白的讚美讓范承陽有點難為情地低著頭。

「我最喜歡善良的人了。」被欺負了、吃悶虧了都會默默承受，那種逆來順受的姿態，讓他光是想像就覺得心頭癢得難受。

癢得教他伸出了手，挑逗性地輕撫過范承陽的耳廓。

耳朵的癢感教他嚇一跳，手中的湯濺出來，灑在兩人的腿上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！」他趕忙抽了茶几上的面紙要擦拭時，頓覺腿上有股曖昧又輕柔的力道，嚇得手上的湯又濺出了大半。

「……我只是想幫你擦而已。」樓聿皇笑得無害。

「啊……沒關係。」范承陽看著那張無害笑臉，心想自己真是想太多，糟的是這組沙發……這看起來是上等皮革耶。「這沙發怎麼辦？」

只能先用面紙擦拭，想要打蠟或處理，恐怕得要再等一下，就怕樓聿皇這裡連處理的器具都沒有。

「那個不用管，倒是你身上都濕了，要不要洗澡？」

「洗澡？可是……」

「我身上也濕了。」

范承陽視線往下，果真瞧見他的長褲也濕了大半，他這才慢半拍地想起他左腳上有裹紗布，他連忙把湯碗一擋，將他的褲管往上捲，幸好湯汁沒滲到紗布。

「一起洗個澡吧。」樓聿皇說。

「可是……」這樣很奇怪吧，說熟也沒多熟，跑到人家家裡洗澡……

「我不能讓你這麼狼狽地回家。」

「可是我沒有換洗衣物。」他委婉地拒絕。

「我有。」就在樓聿皇說話的瞬間，他起身卻失去平衡撞翻了茶几上的大湯碗，湯汁很豪邁地往兩人和地毯灑。

范承陽看了看彼此的身上。

濕得好徹底，不洗都不行了……

第二章 小陽受難

站在浴室裡頭，范承陽就蹲在他腳邊，拿保鮮膜把他的腿傷部分給裹得緊密，以免進水影響傷口。

「麻煩你了。」樓聿皇低語，視線從他的髮頂滑落到他高聳的鼻梁、那張總是微彎的唇，再很自然而然地落進他的襯衫領口。

胸膛挺厚實的，鎖骨的形狀還不賴，真讓人期待他脫光之後會是什麼模樣。

「沒有沒有，一點都不麻煩。」一切準備就緒，范承陽萬分爽朗地笑道。「那你先洗，記得左腳不要泡到水。」

「等等，一起洗吧，我已經把衣服拿出來了。」樓聿皇扣住他的手，指著後方的置物架。

范承陽眨了眨眼。「這個……一起洗？這樣好嗎？」

「你身上都濕了，難道不難過？」說著，大手直接往腿間招呼過去。

范承陽嚇得趕忙往後退，卻見他跨出一步，身形踉蹌了下，像是快要倒下去，他趕忙撐住他的肩膀。

「你不要緊吧？」

「腳有點痛。」

范承陽聞言，張了張口，最終化為無奈的嘆息。「我們一起洗吧。」要是丟下他一個人，結果因沐浴乳的泡沫滑倒摔死在浴室裡，那不是他的錯嗎？

反正不管是大學時參加社團活動或是當兵的時候，大夥總是一道洗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「麻煩你了。」他說。

范承陽垂著臉，所以沒看見他說這句話時笑得多邪魅，儼然是得逞的黃鼠狼，更沒看見他在脫衣服時，男人的視線一直沒離開他。

看著他褪去了襯衫，露出勻稱的身材，寬背窄腰的曲線誘得他唇角斜挑，再見他脫下長褲，露出了……寬鬆四角褲。

樓聿皇嫌惡地撇了撇唇，寬鬆四角褲讓他完全看不出他的臀形。

而范承陽不知自己正被意淫著，大大方方褪下了四角褲，那窄而挺的臀，取悅了樓聿皇。

范承陽彎腰要拉開腳邊的四角褲時，那小巧菊花和玉囊在樓聿皇眼前展露無遺，就在他欣賞過後，等待多時的大手直接貼上，長指微摳過那柔嫩的入口。

「嚇！」范承陽嚇得立刻站挺身子，猛地回頭，但這一看，他不禁呆住。毫無贅肉的完美體魄展現在面前，那胸膛厚實，腰腹間肌理分明，猶如刀鑿，窄腰翹臀，筆直的長腿，還有……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下意識地稍稍遮掩了下半身。

「你的身材真好，有在運動喔。」樓聿皇卻大方欣賞，扶著牆壁坐在浴缸上頭。直男就是這麼有趣，一點防備都沒有，就連脫褲子的動作都那麼大剌剌，壓根沒發現自己想把他給吃乾抹淨。

誰說直男不好？別有一番趣味，不是嗎？

「……還好。」本來想說自己的身材是大學參加社團操出來的，可和他一比，直接就慘敗了，還是不要說好了。

不過，就算是學長們的身材，也少有可以和樓聿皇相比的。

對了，剛剛好像發生了什麼事……他攢眉想了下，想不起來，乾脆作罷。

「沐浴乳在這邊。」樓聿皇壓著沐浴乳。

「好。」

才轉過身，突地感覺有指尖滑過背脊，那一瞬間，彷彿有一陣電流竄至胸膛，嚇得他回頭看著樓聿皇。

「怎麼了？我撥了根頭髮嚇到你了？」男人無辜問著。

「不……」范承陽乾笑，轉回頭，總覺得身體還殘留著麻感。

對……他想起來了！剛剛他的屁屁好像被摑了下……

想著，忍不住又轉頭，就見對方直盯著自己的屁屁。

但樓聿皇就算被逮著也無所謂，只是由衷地道：「你的臀形相當好看。」當然，這是表面上的客氣用語，如果換作他的內心語言，那就是——很適合被上，尤其是狗爬式。

范承陽不知該回答什麼，摸了下自己的臀，「……我倒是沒有注意過。」

「我可以摸嗎？」樓聿皇笑問。

「嘎？」還沒來得及思考可不可以，魔手已經直接摸上，從臀部下緣，緩緩地包覆上來，教范承陽頭皮一陣發麻。

這是種奇特的體驗，第一次被人摸臀，感覺……好奇怪！好想撥開他的手，可是要是撥開了，好像又很失禮……於是范承陽只能默默忍受。

然而，那輕觸變成了輕掐，甚至還揉了起來，教他不只頭皮麻，就連臀部也開始發麻，更弔詭的是，他……好像有點反應了耶……

「你連皮膚都相當好，有做什麼保養嗎？」樓聿皇壞心地問著。

「那個……趕快洗吧。」范承陽微挪開身子，快速洗澡，想要趕緊轉移對方注意力。在這狀況下，要是被他發現，那不是丟臉死了？

樓聿皇意猶未盡的看了看手掌，整個掌心、指尖彷彿還殘留著那極為細膩的肌膚觸感，他抬眼笑睇著那個背影，他怎麼可能這麼輕易地放過他？

范承陽專注地洗澡，後頭突地傳來一句問話——

「你不洗頭髮嗎？」

本來要說不，但一雙大手已經覆上他的腦袋，一陣濕潤過後，他感覺自己頭上已經滿頭泡泡……根本就沒得選擇嘛。

是說，今天在外頭跑了一天，滿頭大汗的，洗一下也好。

「你的頭髮很細。」樓聿皇雙手搓著他的髮。

「那個……我可以自己洗，你也趕快洗吧，記得要小心一點不要讓左腳碰到水。」他不忘囑咐他一聲。

「好。」樓聿皇漫不經心地應著，看著泡沫裹上范承陽的身，喉嚨竟有些乾渴，他假裝腳底一滑，很虛偽地啊了聲，身體直接貼向他的背後。

「小心，有沒有事？！」

唉，可憐的天然呆小羊，竟然還緊抓著他的手，讓他完完全全地貼上他的背。

「沒事，腳滑了下。」樓聿皇暗笑道，很自然地環抱住他，雙手狀似無意地往他胸口一貼，長指順勢輕撫過他的乳尖。

范承陽顫了下，視線往下，總覺得這個姿勢詭異得很，有種被吃豆腐的感覺……不過人家比他還高，雙手一抱的高度的確就在他的胸膛上，這樣一想又似乎還滿合理的。

「挺厚的，老實招來，到底做什麼運動？」樓聿皇輕掐著他頗有厚度的胸膛。

范承陽身子又顫了下，乾笑著回頭。「哪有？只是以前在學校參加棒球社，加上當兵時有稍稍練了下而已，沒有辦法跟你比。」

「你覺得我的身材好嗎？」

「很好。」范承陽毫不猶豫地道。

依男人的觀點，樓聿皇的身材是標準的寬肩窄腰，肌理分明，應該是上健身房練出來的，要不然肌肉不會那麼漂亮。

「可是我覺得你的比較好。」說著，樓聿皇雙手還煞有介事地從他的胸膛往下遊移。「有腹肌耶，練得很精實，而且……」

他喃著，長指往下曖昧地來到對方的腹部，有意無意地撩撥著。

瞬間，范承陽那才壓抑下的衝動，瞬間又湧上，他慌張地轉過頭，移動了下，打開水龍頭。「你要開始沖水了嗎？」他笑得很尷尬。

快，趕快洗，他必須趕緊離開浴室，否則再這樣下去，他會無臉見人！

「好啊。」樓聿皇很乾脆地應著。

范承陽站進浴缸裡頭，拿著蓮蓬頭幫他沖水，用指梳開那滑膩的長髮，隨口問：

「你家裡沒有其他人嗎？」

「我父母和我弟住在郊區的房子。」

「喔，是這樣啊……不知道你是做什麼生意？」果然……他沒和家人同住，難怪這房子一點人味都沒有。

「宥楷沒跟你說？」

「沒，今天星期六沒進公司。」

「喔。」樓聿皇舒服地閉上眼，漫不經心道：「我接了家裡的建設公司，自己也另外開了一些店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難怪可以住在這種豪宅裡。」

「如果你願意，你可以住在這裡。」他淡淡的說，微側過頭看著他。

不管是男人女人，對於財富權勢都有渴望，只是程度上的差異，而范承陽也不例外吧，尤其在他背負經濟壓力的時候。

如果可以銀貨兩訖，也是一種做法。

「我？」范承陽視線一直停留在他的頭髮上，低笑著回答，「不了，這裡空間太大，反倒讓人覺得不自在。」

「會嗎？」

「嗯，感覺……太空了，沒有人味。雖然我住的地方只有二十坪大，但有兩間房就夠我和梅姨住了，每天早上睡醒時，聽到梅姨的切菜聲，聞到陣陣菜香味，就會讓我覺得……再辛苦都值得。」

樓聿皇怔忡地看著那滿足的笑臉，他笑得彷彿就算每天為錢奔波，辛苦萬分，只要重要的人在身旁，一切都值得。

他沒想到范承陽會露出這種表情，像抹微光般輕柔，卻可以滲入最黑暗的地方，落入他的心版深處。

「聿皇？」

樓聿皇神色不變地問：「梅姨是誰？聽起來是你很重要的人。」

「嗯，她是我阿姨，在我爸媽去世時，是她決定領養我的，如果沒有她，就沒有現在的我。」說起梅姨，范承陽唇角的笑容更濃了，「她是我最重要的人。」

「喔，我還以為最重要的會是你的女朋友。」

「經理跟你說的？」

「他說你預定年底結婚。」

范承陽微赧地搔著臉。「嗯，我們已經交往十年了，想說等我的經濟各方面都比較穩定了再結婚，我們正在找會場，大概等到十月就會開始著手準備了。」

「聽起來你們感情很好。」

「是啊，我們從小就在一起，是她一直陪著我……我們說好了，到時候至少要生兩個孩子，最好是一男一女，一個像她，一個像我。」

看見那眉眼間遮掩不了的喜悅，樓聿皇的心像被敲了一記悶棍。

想結婚？想生孩子？不……那是因為他還沒享受過男人最極致的愉悅，他會讓他打消這個念頭。

「沖得差不多了，可以扶我起來嗎？」他笑道。

「好。」范承陽趕忙將蓮蓬頭掛好，踏出浴缸撐住他的身體，緩緩地拉起他。

但，就在樓聿皇站起的瞬間，腳竟滑了下，高大的身形直往范承陽壓去。

「抱歉，我沒站穩。」樓聿皇沒啥誠意地說，大手趁機摸上了他的臀。

「沒沒沒關係……」他深吸口氣，感覺對方的傢伙就貼著自己，而對方的腿則卡入他的雙腿間，似有意又似無意地摩擦他的……

那像是在挑逗，范承陽感覺一股熱流竄上了小腹，火熱地朝腿間而去，在兄弟抬頭的瞬間，他立刻將對方稍稍拉開一些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樓聿皇問著。

「沒沒沒沒事。」他輕喘著氣。「我先扶你出去。」

天，要是被他發現，那就真的糗大了！

「麻煩你了。」

「不會。」快！快走！

樓聿皇擦乾身體，穿上了浴袍，卻見范承陽呆站在置物架前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呃……只有這種褲子嗎？」范承陽瞪著那條豹紋丁字褲，連拎起它的勇氣都沒有。

「那條是新的，我沒穿過。」漂亮的唇勾出邪惡的笑。

「不是這個問題，是……」他乾笑著問：「有別種款式嗎？」

不是他不願意穿，而是他真的不會穿……他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穿上那種褲子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只有這一種的。」樓聿陽一臉抱歉地道。

「喔……」原來他偏愛這種狂野的款式，可他是傳統保守派，真的是……但不穿又覺得很怪。

「要不然你可以直接穿休閒褲就好，等一下把衣服丟進洗衣機裡面洗一洗，烘乾後，你就可以穿了。」

「好，這樣也好，你不介意就行。」

「我不介意。」

范承陽拿起及膝的休閒褲正要穿上，瞥見他還站在身後，視線不由得飄了下。「你要不要先回房間休息？」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總覺得樓聿皇的視線……很燙，讓人頗不自在。

「你願意扶我嗎？」

「對厚。」范承陽暗罵自己，先套上褲子，趕忙扶著他進房間。

他的房間就在四面滑動式書架後頭，拉開之後可見一張 king-size 的大床，還附了床尾椅，右手邊則是一列貼牆的軟沙發，除此之外，倒沒什麼特別的擺設。

扶著他躺下後，范承陽趕緊回浴室，將全身上下徹底抹乾，套上衣物，再把髒衣服丟進洗衣機裡頭先。

這期間，他壓根沒發現樓聿皇行動自如，甚至是身手俐落地走到了客廳再踅回。待他走到樓聿皇房裡時，就見他慵懶地坐在床上，斜倚著床頭櫃。

「我去整理一下客廳。」范承陽說。

「不用了，那個明天再處理，你去端兩杯咖啡過來，我們聊聊天。」

「喔……好吧。」嘴上應著，他卻打算陪樓聿皇喝完咖啡後趕緊整理。

他沒有潔癖，只是看著晚餐弄髒了地毯和沙發，覺得不快點處理，他心裡就是不舒坦。

將盛禮煮的咖啡倒上兩杯，端進房裡，就見他已經舒服地半躺著。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把咖啡遞給他，范承陽本要坐到旁邊的軟沙發上，卻見他拍了拍身旁的位置。

「坐那麼遠，我們怎麼聊天？」他笑道。

「喔。」看了眼那排軟沙發，又看看和床鋪之間的距離，他乖乖地坐到男人身旁。

「對了，你腳上的保鮮膜……」

他順手拉開被子要察看，不料——樓聿皇身上的浴袍不知道何時消失不見，讓他清楚地瞧見男人腿間沉靜的巨大。

「我拆掉了。」他笑道，彷彿被人這樣注視也沒有半點羞赧。

「喔……」慢半拍地幫樓聿皇蓋好被子，范承陽覺得自己的心跳有點過快，而且莫名的口乾舌燥。他想，八成是看了太多不該看的，才讓他腦袋有點昏。

不過說真的，這個男人真的太得天獨厚，出身富貴又有張好皮相，身形如此完美……真的很受老天眷顧。

「喝咖啡呀。」

「喔。」他拿起咖啡牛飲，想要解體內莫名的渴。

「今天真的很麻煩你，你要是累了的話，要不要乾脆在這裡住下？」樓聿皇直睇著他，眸色深沉，猶如盯住獵物的豹子。

「那怎麼好意思？」他說著，卻突然暈眩了下。

「沒有關係，這裡只有我一個人，而且，我受了傷，一個人待著覺得很寂寞，你要是願意留下陪我聊天，我會很開心。」

范承陽聽了，想著這麼大的房子裡只有他一個人，感覺真的挺寂寞的，可是……

「下次吧。」今天實在是不能不回家，后意和梅姨還在等他。

「這樣子啊……」

「因為我家人還在等我回去，我要是不回去的話……」說著，眼皮竟無力地自動垂下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事。」他甩了甩頭。「我再去倒一杯咖啡。」

樓聿皇沒有阻止，瞧他走到吧檯邊倒咖啡，將剩餘的咖啡都清空，教他不由得微揚起眉。

「你很渴嗎？」待他踅回，樓聿皇好笑地問。

「也還好，就覺得這咖啡還挺好喝的。」事實上是他突然覺得好累，想喝點咖啡抵抗瞌睡蟲。

他這一陣子很忙，一天能睡上四個鐘頭已經是極限，長期累積的疲勞一直沒有恢復，也正因為如此，昨天才會撞傷人。

想想，樓聿皇人也真的很好，沒有刁難他，還一副很怕給他添麻煩的樣子。

「那可是盛禮的拿手絕活。」樓聿皇將自己還沒喝的那一杯遞給他。「我還沒喝，給你吧。」

「謝謝。」接過手，他慢慢啜著，卻覺得好像沒效果，反倒還愈喝愈想睡。

「你氣色不太好，好像很累。」

「還好。」

「要不是我，你現在應該在家裡好好休息才對。」

「不……我要謝謝你，不但沒有責怪我，還不用我賠償，我……」說到一半，他累到極點，就連腦袋都當機了。

「承陽？」

「我……」他眨了眨眼，突然睏得不可思議，就像電池的電量用盡，身體連半絲力氣都沒有。

怪了，他是很累沒錯，昨天也睡得不多，但也不該突然睏成這個樣子吧……

「沒關係，要是累了的話，就躺下吧。」樓聿皇拿走他手上的咖啡杯擱到床邊的櫃上，一把將他拽上床。

范承陽掙扎著要清醒，可是黑暗卻鋪天蓋地而來，瞬間吞沒了他的意識。

「承陽？」樓聿皇笑喚著。

范承陽一點反應都沒有，就算他拉開了他身上的休閒衫，撫上他小巧的乳尖，他還是沒有反應。

「唉，藥下太重了。」樓聿皇嘆口氣。

他錯估了累積在他體內的疲累，加了半顆鎮靜劑就讓他倒得這麼乾脆……他到底是多累？

沒有反應的獵物，就激不起他狩獵的衝動，真是可惜了。

垂眼瞅著范承陽，長指在他勻稱的身軀上游移著，聽他輕吟了聲，大手便堂而皇之地朝褲子底下而去。

沉睡的分身，在他的愛撫之下，倏地有了回應，教他乾脆褪下范承陽的褲子，沿著玉囊底部緩緩地來回輕撫。

「啊……」

那從喉間滾出的輕喊聲，令他不由自主地直盯范承陽的臉，看對方濃密飛揚的眉微蹙，厚薄適中的唇微啟，隨著他的撫弄，不斷地逸出破碎的低吟。

「羅懿……」樓聿皇啞聲喃著另一個名字，唇吻上他的喉結，逐漸往下落在他挺立的蓓實，含在唇齒間輕齧慢吮。

「哈……」范承陽不自覺地扭動身子，手往下伸去。

樓聿皇見狀，拉開他的手，吻上那早已昂揚的灼熱，便見他胸口不斷起伏，像是無法承載慾望。

他起身從床邊櫃子裡取出一瓶潤滑液，抹在指尖，輕觸著他股間緊縮的入口。

察覺范承陽像感到不適地無意識抗拒，於是他舔吮著昂揚，直至根部而去，含住玉囊一會兒，又折磨人的從根部往上舔，再突地含住，以唇包圍著，讓那烙鐵般的熱物滑入他的口腔內。

隨著他的吞吐，長指已探入了緊密的入口，熟稔地尋找刺激點，不斷地重複按壓，加快長指抽動的速度，要讓范承陽適應，然——

「嗯！」

驟地，范承陽扯住他的髮，灼熱的慾望種子噴濺在他嘴裡。

樓聿皇滿意地嚥下，對於接下來的事已然準備就緒，范承陽卻似乎一點反應都沒有，逕自沉沉睡去。

「承陽？」他喚著，長指在他體內抽動，但他卻只是咕噥了幾聲。

抽出長指，樓聿皇瞪著他良久，最後只能抽出面紙替他善後。

他對屍體沒興趣，儘管慾望令人難耐，他也不打算委屈自己。

反正……來日方長，面對一隻同情心氾濫的小羊，他會慢慢地料理。

半夢半醒之間，范承陽隱隱約約聽見了痛苦的低吟聲。

「不要……羅懿……不……」

破碎的夢魘，教范承陽驀地張開眼，陌生的天花板令他先是愣了下，隨即想起這裡是樓聿皇的家，他猛地坐起身，餘光瞥見睡在身側的樓聿皇。

他眉頭緊鎖，像是作著惡夢，被惡夢困住，教他想也沒想地搖著他。

「樓先生、樓先生……聿皇！」

樓聿皇驀地張開眼，黑曜石般的眸子寫滿惶恐，眼白布滿血絲，不斷地大口呼吸著。

「太好了，你終於醒了。」范承陽鬆口氣。「你沒事吧？」

樓聿皇瞪大眼，眨也不眨地看著他。

「你……沒事吧？」

「羅懿……」他啞聲喃著，胸口劇烈起伏，伸手撫上他的臉。

「聿皇？」范承陽不解地看著他，想拉開他的手——但他的手顫得好嚴重，像在確認什麼，眼眶泛紅，閃動著水光，那模樣恍若他失去了多珍貴的東西，怎麼找也找不著般地無助，狠狠揪痛他的心。「你沒事吧？」

想也沒想的，他用力地抱緊他。

他懂那滋味，因為他二十年前失去了父母，總是在夜裡一次又一次地尋找父母的身影，儘管梅姨對他很好，他還是想回自己家，想看看父母回家了沒。

「……承陽？」溫熱的擁抱讓樓聿皇完全清醒，低啞喚著。

「不好意思，你……不要緊了吧？」范承陽聽見他喚自己的名字，心想他應該清醒了，想要鬆開他，卻反被他緊摟住。

「對不起，可不可以再抱一下？」他啞聲請求。

「沒問題。」范承陽緊抱著他，輕拍著他的背安撫他。

樓聿皇閉上雙眼，感覺錐心刺骨的悲傷逐漸平靜。「你不問我是怎麼了嗎？」

「你想說，我就聽。」

「小時候……我因為貪玩，把我弟丟在一邊，結果卻害我弟被綁架……後來我弟被救回來了，他滿身是傷地朝我笑，而我父母也沒有怪我，可我卻不能原諒自己……只要一想到我弟被關在陰暗的小房間裡一個月，受盡凌虐，我就很討厭自己。」

范承陽靜靜聽著，他剛剛好像聽見他模糊的喊出個人名，那應該是他弟弟的名字吧。

「我弟因此怕黑，晚上無法入睡，而我……也變得怕黑，在晚上也無法入睡。」

「……那應該是同理性的心理創傷。」

「是嗎？我不懂那些，可是我常會想如果被綁架的是我就好了……」

「別想了，有些事情就像是上天注定好的，這是一個關卡，祂要考驗你，在你失去什麼時，要讓你懂得珍惜，然而失去什麼，也一定會給予其他的，讓你好好愛惜……就好比犯錯後承受的痛，是要讓你記住不再犯，當你下次再面對同樣的抉擇時，你就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而不再犯錯。」

樓聿皇怔了下，沒料到一個不過二十幾歲的大男孩，會說出如此成熟的勸慰話語，在他認識的年輕男孩裡，沒有一個人擁有和他相似的思維。

抬眼看著他，就見他笑瞇眼，他的笑是那般坦蕩直率，如晨光般穿透自己的心防。樓聿皇突地咧嘴笑了。「謝謝你。」有趣的孩子，誕生在他最討厭的夏季，卻沒有熾熱刺眼的光，而是如醉人微醺的暖陽，淡淡地落進他的心裡，祛走了剛剛還蟄伏在心底的恐懼悲傷。

「不用客氣，這是梅姨跟我說的，我只是拿出來分享，所以……一切都會過去的，沒事的。」范承陽輕漾笑意。

他近乎貪婪地注視他的笑，打從心底想要佔據這抹笑意……善良的小羊，再多同情他一點吧，同情到甘願獻上自己。

Crescent